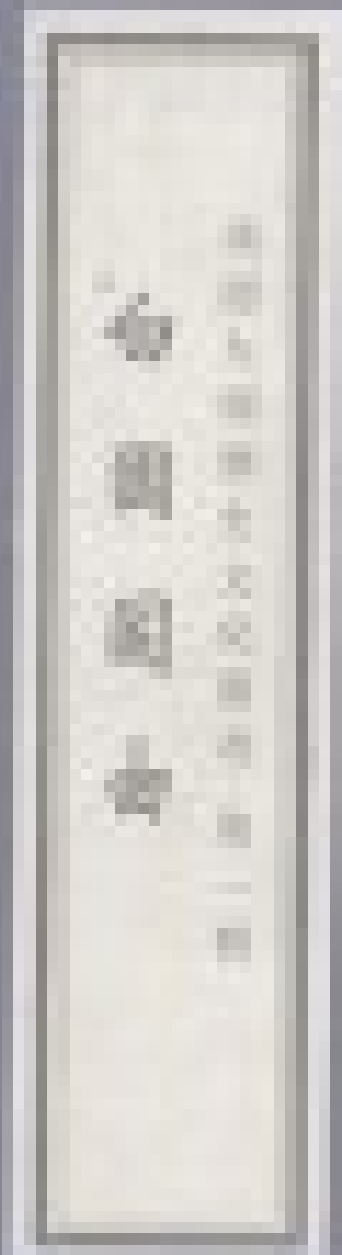


南詔大理歷史文化叢書 第一輯

白國因由



責任編輯 譚曉紅

南詔大理歷史文化叢書 第一輯

白國因由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六一〇〇一二)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製

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次印製

全套定價：柒拾肆元

ISBN 7-80523-937-1



9 787805 239378 >

ISBN7-80523-937-1/K·189

重印序言

大理，是國務院第一批公布的二十四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從石器時代起，白族人民的祖先就在這塊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開創了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洱海文化」，它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中光輝的一頁。

早在西漢時期，漢武帝就在大理設置了葉榆縣，唐、宋時期，南詔大理國等地方政權曾相繼在此建都，歷四十餘代。五百多年間，這裏一直是雲南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中心。至今聳立在蒼洱之間的崇聖寺三塔，被稱為「南天瑰寶」的劍川石窟，南詔鐵柱，德化古碑等都是歷史的見證。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白族人民不但孕育了衆多杰出的英才，而且產生過大量珍貴的文化典籍，故大理素有「文獻名邦」的美譽。但由于明代封建統治階級在攻佔大理的兵燹中，不但搗毀了古城、王陵，並將「在官之典籍，在民之簡冊，皆付之一炬」。加之歷史的種種原因，有些典籍失傳，有些鴻篇巨製流落海外，有些文獻散落在民間失之整理，有些珍貴的典籍也日漸稀少，亟待搶救。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歷來注重民族歷史文化的建設，為了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李映德州長親自部署州文化局重印、編纂出版《南詔大理歷史文化叢書》，擬在五左右重印編纂出版十輯五十部，由州委宣傳部張德文部長、楊宴君副州長主抓此事，州文化局王子榮副局長具體實施。第一輯重印《蠻書》、《南詔野史》、《白國因由》三種古籍，共一萬函，由著名的巴蜀書社承印出版。

為了便于專業工作者的研究，我們全部采用原本影印。古本綫裝，保持了古本的原貌，再現了古籍的典雅和珍貴的歷史文化價值。

《白國因由》一書，按《新纂雲南通志》卷七十三《藝文考·滇人著述之書》著錄為：「無名氏撰，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孟夏之吉，聖元寺住持寂裕刊。考聖元寺在大理。是書前述白國因由，後分十八段……備載《楚古通》。其本寺隔廟所圖繪者，十八化內僅有幾段，餘皆開國除魔始末，鏤之，使千百年古迹如在目前。逐段緣由，原是楚（白）語，但楚字難認，故音譯為漢語，俾閱者一見了然，雖未見《楚古通》，而大概不外于斯。」

《白國因由》一書，從內容上看，是敘述「白子國」的創始緣起，雖然宗教色彩較濃，但它是迄今為止能見到的記載大理白族古老神話傳說的稀有的書面文獻，對瞭解和研究大理的宗教、文學、歷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白國因由》原書係木刻本，版片存聖元寺，一九五七年二月曾由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委員會重印過一次。版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毀。一九八四年，在文化

部、國家民委的支持下，由大理州圖書館根據原本重排鉛印八百冊，現保存流傳甚少，為了滿足讀者需要，便于國際文化交流，此次重印一萬冊，并請大理州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吳棠先生進行了校點。

盛世宏猷，舉世咸欽。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

一九九八年十月

白國因由

釋迦如來將心宗傳迦葉，付金縷衣以待彌勒出世。入涅槃時遺囑云：「我涅槃百年後，有百飯王孫裔阿育王者，集成教法，收我舍利。」後迦毗羅國生阿育王。既長，見釋迦遺語，會同當日聞經聽法之天龍八部，護法神祇集成教法。王將正果乃造塔於天上、人間、龍宮、海藏，供養佛之舍利。一日，王與師優波毼多點視其塔，至白國陽南村造塔所，乃問師曰：「此國山青水秀，有何靈迹？」師曰：「此處古稱靈鷲山，釋迦如來為法勇菩薩時，觀音為常提

菩薩時，在此地修行。常提菩薩求法殷勤，法勇菩薩將無上菩提心宗在此盡傳。後來，觀音菩薩當來此處。」去惟（一作怪），建（議）國王可令太子鎮此地。王有三子，遂封孟季於鄴鄆，封仲子驃信苴於白國。王乃昇焰光天告天王曰：「乞遣天宮尊而賢者下降白國，神助吾（子），鎮國治民。」遂與師同往碧溪山入寂焉。驃信苴號神明天子，即五百神王也。傳至十七代孫仁果，漢諸葛入滇賜與姓張。至三十六代孫張樂敬求朝覲，上封雲（南）鎮守將軍。唐貞觀二年，天師觀星奏曰：「西南有王者起。」上

命訪之，有細奴羅者出，遂為白國王。

觀音初出（入）大理國（示現）第一

隋末唐初，羅刹久據大理，人民苦受其害。自唐貞觀三年癸丑，得觀音大士從西天來至五臺峰而下，化作一老人至村，探訪羅刹及羅刹希老張敬事實。村中人民一見老人如見父母，無不敬愛，備將剗人眼、食人肉種種虐害人民事，從頭告知老人。老人乃慰衆曰：「羅刹父子數將盡，爾等不日安樂，慎勿憂懼。然不可輕露此言，露之恐招其害。」衆答曰：「但得彼父子數盡，雖不敢過望，惟求混度餘

年耳。」老人遂於聖元寺前趺跏而坐。手內忽現珠寶，并有二童子侍立，一人手執如意，一人捧圓鏡，前現白象鼻吐蓮花，左有犬鹿，右有黃馬。村人負齋供奉老人，老人彈指說法開示衆人。村中男婦愈加恭敬，如兒女依從父母，朝夕奉教，不忍相捨。五臺峰之佛出場即觀音化現處，至今屢放祥光。

觀音化身顯示羅刹第二

觀音大士探知張敬是阿育王之後，張仁果之裔，為羅刹希老。此時羅刹為害，張敬亦無之奈何，但當日與羅刹來往者，惟張敬一人。觀音遂化為一梵僧

住於其家。知張敬與羅刹厚交，便於引進故也。張敬見觀音溫柔慈善，甚敬愛之。旬日之後，進言於羅刹曰：「我家來一梵僧，自西天來，容貌端好，語言殊妙，真為可敬。今欲他往，我再三留之。」羅刹聞而歡悅，即令張敬引來相會。一見梵僧，心生敬愛，款待甚恭。凡出入起居不肯相離，即以人眼人肉為供。梵僧曰：「我受淨戒不食此物，如食之即為犯戒，他日受無量苦報。」羅刹聞說，善念忽生，乃曰：「長者至我家，不食我飲食，我心不安，欲與我要何物，我當如命。」僧曰：「我出家人要個

甚麼，若王相愛，只乞賜安樂處地方一塊，結茅居之，不識王意如何？」羅刹曰：「如此則不難，但不知要得多少來的？」僧曰：「只要我的袈裟一鋪，我的犬跳四步就足矣！」羅刹乃笑曰：「太少了，太少了！任意去，任意去！」梵僧遂作禮而致謝之。

觀音乞羅刹立券第三

羅刹既慨然以地許觀音，則未識觀音大士通力。越數日乃告羅刹曰：「昨承大王憫僧遠來，慨然賜地，若是據佔，恐招王怒，以我自思，求立一券以為定準，方敢以袈裟鋪之，白犬跳之，可永為遵守也。」

羅刹曰：「長者太過於小心矣，袈裟一鋪，犬跳四步之地，無多地方，我既與之矣，長者何必多疑。」羅刹雖如此言，是袈裟未鋪，犬未跳，而以為少也、小也。觀音恐鋪之、跳之，羅刹不允，因此再三求其立券而後已。又轉求張敬曰：「前承在中作美，王既賜地，僧以為無券則難免後日之反悔，僧心不安，乞再代懇賜券為憑。」敬又奉其言，復與羅刹曰：「前蒙大王賜梵僧地，吾信以為王無悔矣。獨異梵僧以為不立與他地券，則無憑據，不敢佔地，懇王立與一券。」羅刹曰：「梵僧既然過慮，立券不

白國因由 卷一 四
難。」於是，觀音即延羅刹父子，請主人張敬，并張樂進求、無姓和尚、董、尹、趙等十七人，十二青兵，同至上鷄邑村合會寺。料理石硯、石筆、石桌至海東，將券書於石壁上，今存其迹。

觀音誘羅刹盟誓第四

觀音與羅刹立券後，回合會寺，將石硯石筆送與靈昭文帝。今石硯石筆在上鷄邑村西合會寺之北。石桌送在楊波遠（村），今石桌見在楊波遠村上。斯時觀音告主人張敬曰：「券雖已立，然恐羅刹之心叵測，不為萬全之圖不可。我願彼父子對衆立盟，才

為定準。」敬答曰：「羅刹父子心果然叵測，誠不可不令盟誓也。」於是婉告之曰：「蒙大王賜梵僧地，此大王厚恩矣！既已立券，而我知梵僧小心過疑，欲再求大王立盟，誠為遠慮也。」羅刹笑曰：「梵僧何必如此過慮？」敬曰：「自我思之，既蒙大王賜地，又與立券，誠屬實心，何妨再與立盟，使他無疑，足見大王愛梵僧之德意。」羅刹信之，遂往榆城西蒼山下，對衆立盟曰：「天地聖賢，護法鬼神在上，我父子對衆立盟，送地與梵僧，任其袈裟一鋪，白犬四跳。此外梵僧不得復求，我父子不得反悔，

如有反悔，我父子墮落陰山，永不見天日，護法天神作證。」梵僧合掌稱贊。今教場西大石板者，即羅刹盟誓處，今人於此解結焉。

觀音展衣得國第五

羅刹隨觀音至海東，觀山青水秀，見石窟魚窩，十分歡悅。乃憑張敬，并建國皇帝大護法等，遂令靈昭文帝秉筆，將券書於石壁之上。回至海西，又對衆盟誓已。羅刹父子以為些小地方，不以為意，只知與梵僧親洽相忘於爾我，又何嘗計較地界之多寡與得失也，時刻聆受開示，皆忘其食人肉、剗人眼，

漸生善念，若有不復為惡之狀。此時人民咸相謂曰：「美哉，羅刹父子得梵僧勸化，不復為惡矣。」

父呼其子，兄喚其弟，俱向前感謝梵僧，并建國皇帝靈昭文帝之威力，有來奉酒饌者，又有來獻茶飯者，梵僧慰衆曰：「好矣，爾等大王父子為善了，

自從今日後，不復為惡，食人肉、剜人眼了，爾等安樂之日至矣。各自向善務業，不必猜疑，還如前日之為害也。」村中人民皆唯唯作謝而去。於是觀音對衆將袈裟一鋪，覆滿蒼洱之境；白犬四跳，佔盡兩關之地。羅刹一見大驚，拍掌悔恨。此時有五百